

第一屆網球冠軍。

the court is always in good shape. 參加逐角者，計有鐵道部、津浦、京滬滬杭甬、平漢、北寧、平綏、膠濟、粵漢、正太、及北平交大等單位網球隊，隨隊出征隊員中借眷北來者，頗不乏人，如京滬路之小唐（名不詳）偕其小鳥依人之夫人，北寧領隊馬一民學長，偕其夫人趙隱影女士，隨隊助興，使交大球場，頓形熱鬧，北寧幹事莊恩培學長，（現任臺灣鐵路屏東貨運服務所經理），爲隊服務，出力不少。當時交大有錢葆昂，牟其亨諸同學代表學校參加，各路球隊，擁有名將多人，聚全國精華於一堂，不僅彼此觀摩球藝，打起來更大家和和氣氣，高度表現各路一家，攜手合作之氣氛。開賽前，先抽籤，採用分組循環制，每隊至少備有兩单打，三单打之人選，比賽時，採三盤兩勝制。進行比賽時過程緊張，表演許多精彩鏡頭，獲得熱烈掌聲，比賽結果以北寧連戰皆捷，得分最多，奪得

民廿四年第二屆網球賽，在

青島舉行，我交大同學獲機參加，一行六人，於開賽前，由平動身，搭北寧車轉膠濟抵達青島，住江蘇路小學，食山東大饅饅（即饅頭）出則馬車，海濱遠眺，參觀水族館，棧橋，迎賓館，尤以引人入勝之海濱浴場，每日必到，自由式一番，使人心曠神怡其樂何如！沈鴻烈市長爲盡地主之誼，招待全體球員，特用炮艦送黃山一遊，惜行至中途，風浪過大，不得已始折返，那次未窺黃山真面目，引爲憾事。

本屆參加球隊，計有津浦，京滬滬杭甬，北寧，交大等十個

網球隊參加，津浦擁有張箕會、王洪典、方頌堯（現服務於美援會）諸同學，北寧有陶少甫、李名國幼雲、阿梁（廣東）等，均係有手，交大有同學丁文藻，谷鴻文、高作霖（高學監之子）龍運鼎、劉松年，及筆者等六人參加，其他各隊除上屆老隊員外，尙有生力軍參戰，比賽仍採分組循環制，比賽時，津浦張箕會單打表演，最爲出色，每戰必捷，惜祇憑個人奮戰，不能影響大局，北寧隊實力最強，且手法經驗老到，津浦、京滬等隊雖佳，惟北寧實力均勻，再奪二屆網球冠軍，得保持一、二兩屆長勝軍榮銜。

一夢三千里

（續）

沈繩一

六、死裏逃生

話說即三架日機，沿鐵路低飛，一字兒擺開，對手無寸鐵的平民掃射，秩序很亂，我一看旅客都跳向鐵路右邊樹林狂奔，還有一段距離，左邊鐵路旁有幾座墳

墓，趕緊在車上躍下，用雨衣遮伏下，只見日機俯衝，機聲震耳欲聾，格格幾聲，旋即飛去，心裏別別跳還不知自己受傷沒有，驚恐過去，爬起來一看，樹林旁

邊旅客頗多死傷，血染黃沙，混成泥漿，真是不忍卒睹。這樣悽慘的場面，我還是初見。現在空襲飛機投彈恐怕不是俯衝，我的躲避空襲原則，人多危險，人少安全，怕亦不能應用了。

日機去後，火車頭開回，到達東鄉，已無法前進，沿途盡是難民，加之撤退的士兵很多，秩序混亂不堪，砲聲已隱約可聞，謠言紛起。莠民趁機搶劫，只得原車返回金華。

在金華就在旅館裏之後，前後想，所帶費用有限，等總不是辦法，想起德修兄在衢州第十兵站醫院工作，看他有什麼意見，乃漏夜作書寄出。

七、苦遊北山

等候回信中，不得不苦中尋樂，籍以疏散心胸。遂往遊浙東名勝——金華北山，三人各買了一双草鞋，出西門向北，是一條寬廣平坦的汽車大道，步行約摸十多華里，便到北山腳下，從這兒

到華溪橋，聽說離目的地還有十多里的羊腸山路。

沿小路上坡，一路是蒼翠欲滴的樹木，山谷間的泉水，沖擊着澗裏的嶙峋怪石，水花四濺，靜流處清澈見底，時正口渴，由不得俯下身去喝了幾口。

行行復行行，到了佛壽亭，在上海難得走這麼多長路，看着有歇腳地方，好像覺得有點兒腿酸了。

在亭中略事休息，再上北山，半山中有一個寺廟叫金華觀，佛殿並不大，房舍也不巍峩，但是一片清淨。和尚倒了一壺雨前，那時，我們肚餓也沒心緒品茗，乾脆請和尚做幾碗素麵充飢，我們的吃量，和尚看了也吃驚，差點念出阿彌陀佛，等我們裝飽肚子付清麵錢，就拿個木盤，送上捐簿，這種作風陡然起了一陣惡感，心想吃飯不做事，住這樣幽靜的好地方，還要伸手要錢，豈不過份？後來一想，他們做和尚，本身總有一番道理，不像上

海有些和尚，也跑泥人橋，能耐得一個靜字，想起來總有些慧根，不計多寡，就隨便給了一些。

在廟的近旁，有一個大洞，洞口像獅子張開了口一樣，高有五六丈，名雙龍洞，洞內有小池潭，浮有小舟，進洞必須橫臥在舟中，把繩一拉，方可進去，汪兄體胖身重，坐在舟中搖擺不定，進洞剛剛擦過鼻頭。

浮進洞內，漆黑一團，導游燃起火把，睜目一看，豁然開朗，奇景就在眼前，只見洞內石鐘乳所凝結成的各種動物，像睡獅，伏象，還有龍，豆火之下一看，還有些像人，像仙鶴，不像塊石頭，越看越像獅子，再看好像有點移動似的。

雙龍洞左側，有條小山路爬上去後，見一座六角亭，旁邊更有一個比雙龍洞更神秘的洞，這個洞是在地下的，不大容易找到，下洞口就聽見隆隆巨聲，沿石級跨下去，石壁上刻着「冰壺洞」三個斗大的字。

石級曲折下去，水氣越濃，而沖水聲也更響，洞裏彷彿在下傾盆大雨，膽小的朋友真有點怕，注意睜眼一看，就有一條飛瀑從洞頂上沖下來，瀑布頂上還留着這麼一點兒小小空隙，微微有些日光，由於水氣迷漫，光線弄得那麽模模糊糊，洞中氣溫很低，石級滑滑的，扶着欄干，一不小心即有落下去的危險，石級似乎是一直通到洞底。談話非叫破喉嚨不可，否則聽不見。真是越怕越有趣。

洞裏越呆越冷，逼得出來，見洞口光線射進來一條線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只得依扶梯拾級而上。出冰壺洞再往山上跑，到山頂還有一個洞，是一個石室，有一位什麼真人會在這裏修煉得道，倒是一個超凡脫俗的地方，放眼四看，金華縣城，像一塊亂石堆，洞內寬大光亮，如果謝絕人間煙火可以只吸空氣生活的話，這地方倒不錯。洞外烟霧迷濛，頗有飄飄欲仙之感。

這三個洞，各有妙處，現在回想起來更有趣味，我最歡喜跑荒山深谷，總覺得我國的名勝古蹟，比其他國家來得好玩，因為歷史悠久，一顆樹，一塊石，古色古香，都有些來歷，可惜交通，道路，食宿注意的人太少，使旅行者的疲倦不能恢復。有所謂「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時難」。旅行，人家是視為對身心有益的康樂運動，我們認為是玩耍兒，有人在風景好的地方擺瀟，造一座俗不堪耐的別墅，擺在那裏不住，要麼弄得一場糊塗，「到此一遊」亂塗一氣，甚至有些名貴的石刻，敲下來出賣，也任憑外國人拿，毫不禁止，非要弄得殘缺不堪而後已。希望我們返回大陸後，好好整理一番，吸引遊人。

八、衢州半月

在金華浙東第一旅所住了四天以後，德修兄來一長途電話，說他也預備去重慶繼續求學，一起動身，可先去衢州會商。任汪

二兄贊成還是一起走，乃連夜趕到衢州第十六站醫院，院在郊外龔家埠，我們就食宿在醫院裏。第十六站醫院是一座祠堂，正前有幾顆大樹，底下是流水頗急的溪河，此溪名烏溪，水清見底，養病倒是一個好地方，院裏傷患官兵，由于南昌撤退，逐日增多，我們就此穿了軍裝，在院裏義務工作。名義是上尉服務員，後來幸虧有這一套軍裝，得以順利入川而不費分文。

在院裏幫助病人寫寫家信。玩玩球，唱唱歌，這些瑣屑工作，言說間，知道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情，我國歷史上對付這樣一個強敵，動員了全體國民，受了許多痛苦，還是第一次。有許多地方難免不如人意，只要實在在做，這是可以原諒的，如果混水摸魚，那真是害群之馬，人人得而誅之。最痛心的，就是給人利用，不切實際的誇大宣傳。在院中日子過得很快，大家旅行了一次白雲山。

二十八年四月間，江西戰事逐漸穩定，德修兄在院中工作亦告一段落，我們四人乃全付武裝，掛上尉符號，取得差假證，重行出發。

九、初聞流亡曲

在兵荒馬亂之世，青年人的感情像一匹奔騰的野馬，相處雖只這麼短短的二個禮拜，一聽說就要分別，大家都依依不捨，少不得聚餐，並相約常常通信，從龔家埠到衢州車站，說近不近，有一段路，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，大夥兒談談說說送我們到車站，忽然人叢中一位小姐唱出了流亡曲：「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……」其聲低沉，如泣如訴聽者淒然。

這一個曲子，在當時大後方頗為流行，不知何人所作，猜想一定是飽嘗流亡之苦所感而作，當時只有二部，後來增加一部歌詞雄壯部份，因為悲憤，一定是聯起來的，只有悲，徒然傷感，使意志消沉，至於憤，一定要先要經過一番悲的磨鍊。故悲，憤

是聯在一起的。

火車漸漸離開月臺，人影慢慢消失在月光中，那優美淒涼的流亡曲聲，還似乎始終縈繞在

(憶陳發店)

攤販零食，似乎和各級學校有着「不解之緣」。試看，那一個國民學校所在地的街頭巷尾，不是攤販林立；那一個大學的前後左右，不是小吃店接二連三？從前上海的學生圈子裡，有一句評語道：「吃在南洋，着在聖約翰」；在南洋附近經營「吃」的店舖或攤販，當然是更多更好了。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，首推陳發店。

民國十年，我倖僥踏入「南洋」的大門做小學生。那時候小學堂的同學，沒有一個不住宿的；學監是沈同一先生，管得我們很嚴。平常，學生不能走出小學的大門，除非星期日的下午，才

我耳邊，受苦難最深的是東北同胞，我們現在在臺灣，應記取往昔一段流亡生活中的沉痛，撫今追昔的打回老家去。（待續）

李荃蓀

許走到大學那邊去，看看親友，溜縫溜縫。如果要想走出大學的大門口，就非經家長出信件或派人接領不可。另外還有「德政」：學生們不許帶吃的東西到學校裡來；學生們交納學膳等費以外餘下來的零錢，一齊交給學校代為保管。在這樣「堅壁厚壘」的管理之下，一班同學們，居然把時光打發得快快樂樂，沒有像打山門的魯智深，喊着：「嘴裡談出×來」，那是什麼緣故呢？

聖人設政，網開一面。沈同一先生也深明此理。每天下午，上過第二節課以後，他就口吹哨子，讓同學們集合在飯廳裡。排隊，點名。那一位同學想「吃」